

●余飞

俺村过去玩过戏，漯河最早的科班就是俺村上一个叫于大妮的富户出资办的。如果办到现在，兴许就是地方戏中的“富连成”呢。可惜那只是村人一时兴之所至，并没有办出来什么名头，更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角”来，最光彩的就是在漯河修的戏剧志上留下了一星半点的记载而已，现在不光在圈外，就是漯河专门研究戏剧史的，知道的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那时候漯河是大码头，被老百姓叫做“河上”，意思大概和下游同样是码头的周口被叫做“口上”一样，叫起来响亮一些，能让人记住。既是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就多，唱戏的走江湖靠码头，这些地方自然是他们的谋生之地。据说，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漯河这么小一个地方，仅能卖票演出的剧场就有十余处，在这里立足的剧团京昆皆有，名角大腕云集，每到夜间，丝竹笙歌不绝于耳，霓虹锣鼓交织闪烁，仅凭这一点，漯河当时得的“小上海”的雅号就当之无愧。

其实，“演员”、“剧团”都是现在的叫法。顾名思义，“演员”就是演戏的人，“剧团”就是演戏的团体，然而这只是常规的叫法。现在的戏迷也像球迷那般狂热，对自己喜欢的演员或剧团像球迷对球队和明星球员那般崇拜，把自己喜欢的或多少唱出点名气的演员称“艺术家”或者“大师”，剧团也要被叫做什么“演艺中心”或者是“演艺集团”等。其实这样的热捧也就是让那些被捧者心里得劲一会儿而已，说到底，不管是演员还是剧团，戏唱不好在村人眼中就啥也不是。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剧团叫“戏班”，演员叫“戏子”。说起“戏子”，还有个笑话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跟着剧团当“戏娃子”，那天到乡里唱高台，途经一个村庄，孩子们看到拉了我们的马车觉得稀罕，捧着车后高叫“戏子”。车上的老师很是反感，一骨碌跳下车就去制止；一个孩子不知就里，还以为车上跳下的人要去打他，拔腿就往家跑。

■儿女情长

●张海燕

周五晚上，看电视聊天时，我看到妈妈干裂的手，就对她说：“我给你做个手护吧！效果特别好，我两周做一次，你摸摸我的手，光滑得很，比以前我在美容院做的手护都强。”妈妈伸过来摸着我的手说：“不用了吧，这几年有了洗衣机，好多了，不像你们小时候一到冬天，给你们三个洗衣服刷鞋，过个冬手就裂开了，像个核桃皮。”

但我执意要做，边说边去找工具，我把橄榄油和滋润霜按1:1的比例调匀，把一次性手套和毛线手套找齐。妈妈说：“我会带上手套，怎么脱衣服呢？”我说我帮她脱，妈妈这才勉强同意把右手伸过来。妈妈的手常年劳作，已经成深褐色了，都是干皮，是没有裂口，但摸起来还是粗糙。我用小刷子仔细地从她的大拇指抹起，把两个指头的缝隙也抹抹，特别是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干皮多，我就抹得厚一些，手背抹完手心也给抹一遍，抹完右手，我把一次性手套吹起来，给她的手戴上，然后再给她戴上毛线手套。“就这样，睡觉时把手放被窝里，暖一夜，第二天你的手就光滑无比，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方法，一到冬天我就是这样护手的。”这时妈妈明显配合多了，把手上没抹到的地方都伸过来，等手抹完都带上手套时，稀奇地看看她的两只手，充满了无限期待。

睡觉时，妈妈和我躺一个床上，我先把她的裤子脱掉，再给她脱上衣，这时的妈妈乖得像个孩子，也像个小孩子得到礼物般很满足地睡着了。可躺在床这边的我，失眠了。

妈妈从小就帮爷干活。她姥一生生育了九个孩子，所以她年轻时不是在孕期就是在哺乳期，帮不上姥爷一点忙，作为老大的妈妈就成了姥爷干农活的好帮手。妈妈白天帮姥爷干活，晚上帮她姥带孩子睡觉，妈妈说她睡湿被窝一直睡到结婚，这也是妈妈没上过一天学的原因。妈妈结婚后，这双手不仅给我们洗衣服做饭，还和爸爸一起下地干农活，养过猪养过鸡还养过兔，和爸爸一起打砖坯烧砖盖新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哪有洗衣机呢？妈妈的这双手就成了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后来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上学，妈妈的手才算歇了歇。

现在，我们租的公司办公院有大片空地，妈妈就种种南瓜红薯种玉米，我们吃的四季蔬菜都是她种的，小白瓜甜甜的、玉米香香的，红薯绵绵的，蔬菜是现摘的，周末在妈妈那吃饭归来时，她就大包小包的给我们装青菜，说自己种的菜没上农药，是真正的无公害食品，放冰箱里，能保鲜一星期呢。这几年，我们基本上没买过青菜，面是妈妈自己种的麦磨的，所以我家的饭桌上常吃新鲜的青菜和自己蒸的馒头。就这她还闲不着，农闲时还跑到五里庙的食品厂包大礼包挣工资。我们当儿女的看不上去，不想让她去，她总是说：“我还干得动，在家闲着也没意思。我包得快，年轻人也比不过我呢。”后来得知，厂里的人都称她是“快手”。

这就是我妈妈，妈妈没有辅导过我学习，没有给我检查过作业，也没有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她也永远不懂什么是“天道酬勤”，但她就是用勤劳的一双手教我做人当勤奋！

第二天早晨起来，妈妈去掉两层手套，左手摸着右手连连说，这手还真真是光啊。对赶过来的爸爸说：“闺女给我做的手护，效果真不赖，比抹多厚的手霜都润滑。”

自参加工作至今，我给妈妈买过无数的物品和服饰，每次她也很开心，但从没有这次做的手护让她打心眼里觉得暖和。作为儿女，我们已经习惯了父母给我们做饭做衣服做这做哪，却不习惯为父母动手做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小事，更能暖他们的心呵！

■岁月凝香

跑。待他跑到家里，气喘吁吁的老师后脚撵到。人家大人正在门口做针线活，看到孩子哭着躲到了身后，急忙拦住后跟来的张牙舞爪的老师问道：“咋了？小孩惹啥事了？”我的老师未待把气喘匀就摆理说：“他……他叫俺戏子……”孩子家的大人未待老师说完，顺手拿手里正纳的鞋底照着孩子的脑袋就是一下说：“不亏！不知道人家翻身了？人家不叫戏子了，应该叫圆演子！”那时候我们在马车上一直等着老师撵上后的结果，看到老师灰头土脸的上了马车就急忙问：“老师，撵上了没有？”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只告诉我说：“还不如当个戏子呢！”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戏子”这两个字虽然现在听起来觉得对这个行业有点大不敬，但在这种称谓盛行的时代，沙河两岸的戏却能伴着老百姓的粗茶淡饭进肚，长了精神，壮了体魄，撑起了蓬蓬白帆在蜿蜒的河床上通往江海。

据记载，漯河最早流行的是“罗戏”和“眷戏”，这两个剧种我也只是从志书上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式，不要说我了，就是比我长上一辈的老艺人怕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从史料上得知，这两个剧种曾经于清中叶在漯河风行一时，后被清地方政府以老百姓热衷于各村跑着看戏而荒废了农桑，再有戏文中传播“淫词俚语，有伤风化”为由给禁了。其实，这些理由只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则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文一般都不受官府待见而已。不管怎么说，风行一时的“罗戏”、“眷戏”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了。

曾经被明代知县王季立赞为“江南百货萃，此处星辰罗”的水旱码头没有了戏的日子，是苍白的，靠卖体力为生的船工和搬运工着实需要精神生活排遣劳动后的空虚，然而，此时的

■心灵感悟

新年贴

●王文平

新年，有着迎春的意义，地域不同，所以仪式和风俗也各不相同。我的家乡在驻马店，从小我就会背这样一个顺口溜：“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小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去灌酒，三十团圆，初一年。”过年在祖祖辈辈的观念里是大事喜事，迎春开门大吉，预示一年的风调雨顺。所以全家老少齐动员，按照各自的特长、性别、年龄，由家长统一分工安排，热热闹闹地准备去了。每年这时，大家共同清扫完房子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瓶花，我们家从来不买塑料花，都是买了五颜六色的彩色绢纸，那种柔软、有韧性、多皱的绢纸，用来制作花朵和叶子，另外买些金纸和锡纸，制作花蕊以及包缠花枝。而那花枝都是用细铜丝来制作，细铜丝可由我任意弯曲、折叠，并在上面开出一朵又一朵来。每当花束做好，放入洗净又用细棉布擦干的花瓶内，摆在堂屋条几上再左右端详调整花枝角度，仿佛心里也开出了花来。

两瓶绢花做好以后，还要做一瓶摇钱树，放在条几正中间。说是摇钱树，其实是从村外的侧柏树上选来几个枝条，用红丝带拴上插入花瓶，在上面粘硬币和金银纸箔剪成的钱币大小的小纸片，再点缀些纸做的花朵，还有星星点点的爆米花。摇钱树做好放好后，不能去碰，但它每天都会落下钱币来，寓意财源滚滚。落下的钱币也不清理，满树的硬币闪烁，煞是好看。

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买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每家每户的墙上每到过年都要贴上画，除了画就是学生奖状。我家学生多，姊妹五个，个个学习好，爸爸是乡干部，也每年都是先进个人，堂屋里左右两面墙多是我们的奖状，另外就是画了，有样板戏的画，有工农兵模范的画，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及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我家的奖状旧的一般不除不换，只用毛巾擦去浮尘，新奖状排着贴下去。而画，包括贴在正堂中

■经典回味

男儿酒事

●李季

乔峰是金庸笔下最光辉灿烂的人物，他的豪气、义气、大气，让人景仰不已。酒，是乔峰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酒，最大限度地显现了乔峰的豪侠之气。

乔峰、段誉初遇时斗酒，尽显男儿本色；聚贤庄一战，乔峰杯酒释前欢，喝绝交酒，打得中原群豪闻风丧胆；

漯河却因为戏的禁演而陷入娱乐生活的真空。于是，一些外来的戏班和剧种乘虚而入，纷纷登陆漯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梆子”、“越调”、“楚剧”、“汉调”等戏班和剧种就堂而皇之占领了漯河这块戏剧的风水宝地。作为漯河的老百姓，自己喜欢的戏看不成，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也得看不是？而作为漯河的戏曲艺人，罗戏、眷戏不让唱，那填饱肚子的事不得自己想办法吗？“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是活人就不能被尿憋死！于是，生活无着的“罗”、“眷”戏艺人不得不含泪腆着脸去给那些占据了自己的领地、抢了自己饭碗的其他剧种和戏班搭班了，他们需要劳动养家糊口。

现在想起来，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本不属于漯河的戏班和剧种的抢滩登陆，就是因为这漯河艺人不本太情愿的机缘，漯河这块土地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迎来了戏曲艺术的大融合。古语说得好：“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艺亲。”，都是在“十三块板儿”上吃开口饭，艺人们的互相照顾、互相交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是“罗”、“眷”戏艺人给那些外来的戏班打下手或者配戏，这些艺人也就从姐妹艺术中学到了新东西；而到了后来，打下手配戏的“罗”、“眷”戏艺人渐渐流露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个性，并逐渐和其他姐妹剧种融合在了一起；特别从豫西、豫北流传至此的梆子戏，因其道白与当地的发音近似，声腔又有着共同的特点，“罗”、“眷”戏艺人很快就和他们融为一体，共同演出



国画 祖国的春天 何学琴 作

央的毛主席画像，那是每年必换新的，大人赶集买肉买鱼买大料，而稍大的孩子有审美观的就被家长派去买画。我每次接到这个任务就非常兴奋，早上起来就去赶集，从街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再走回到东头，把所有卖年画的私人摊位和供销社国营摊位全部看过两遍，然后开始挑选，毛主席像那是必买的，其他的画都由我自己做决定，买完后全部叠在一起卷成一个筒抱着回家，我抱着那些崭新的有着好闻的纸墨香的花，像



少林寺外，乔峰、虚竹、段誉在众英雄面前喝酒结义，豪迈壮烈。乔峰身上，处处体现了侠客的爱酒情结，当真是酒痴、酒圣。

见花思美人，因酒想侠客。侠对酒的特别嗜好，已成为一个传统。梁山好汉基本都爱酒，武松尤甚。他醉打老虎、醉打蒋门神、醉打孔亮，打架之前得先喝酒，正如他自己所说：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喝酒不仅能表现男人无比磊落的胸怀，更能体现男人率性天真的空情至性。

本来以为自己该喝的酒快喝够了，一直想戒酒，却因为酒后狂说了一句“遇强则强”，结下很多“梁子”，一到酒桌上，强手都不甘心被喝趴下，我自然也不示弱，结果喝了很多无谓的酒。拼酒很无趣，但没有乔峰的酒量，也不会段誉的六脉神剑，手指头上逼不出酒

的同时互相交流，我学了你的，你也学了我的，渐渐也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出你我了，就这样，带有“罗”、“眷”特色的梆子戏出现了，唱戏的和看戏的共同给这样的戏起了个很让人自豪的名字：“本地梆”！当然，这自豪还体现在有时候把“梆”故意说成“班”，意思很清楚，漯河自家的梆子戏，漯河自家的戏班！

“本地梆”也好，“本地班”也罢，总之，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梆子戏在漯河码头风生水起，并且是由“本地梆”占主导地位的。当时的漯河可谓是好戏连台，名家辈出，直到现在老百姓还耳熟能详的王文才、贾宽、李顺、“垫窝”（刘法印）、靳凤枝、曹喜、梁振启等大都是在当时漯河有名的“五班”、“四街”戏班中大红大紫的名角，而后来在豫剧界开宗立派的唐喜成先生当时在“五班”戏班中还只是“兵头将尾”，可见当时的漯河戏剧圈里真可谓是人才济济。关于“五班”、“四街”的来龙去脉，我将有另文详述，这里要说的“本地梆”不但是漯河戏迷的骄傲，同样也是演员的自豪，每当本地演员去别处搭班，被问及戏走哪一路时，当事者则会毫不谦虚地说：“本地梆”！问者便诺诺根据“本地梆”的戏路安排戏码。可见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本地梆”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戏子”被尊称为演员了，戏班成为剧团了，许多唱戏的唱成艺术家了，戏剧舞台也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了。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已经于新中国成立时就被命名统称为“豫剧”的河南梆子已经走出了河南，风靡全国；人们发现，地域广大的大中原孕育出的河南豫剧由于其地域、声腔、表演、演唱、保留剧目及舞台呈现的各具特色而是如此的多纷呈，剧目、声腔、表演在每个剧团都有着

是得了宝贝似的，脚步轻得飘起来，蝴蝶一样一路飞回了家。

我的第三个任务，是阴历二十八贴花花这一天，哥哥写对联，我帮他扶纸晾字。本来过去写对联是爸爸的事，后来爸爸说哥哥毛笔字练了几年也差不多了，就放开手让哥哥写。我连续三年都这样给哥哥打下手，看着哥哥好神气，我眼馋得很。终于在上初中二年级那一年哥哥写累了之后，我求哥哥让我写一写，哥哥起初不允，怕我写不好，贴出去外人笑话，但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哥哥终于答应让我写杂耍，杂耍就是对联之外的小条幅。鸡窝上的“鸡鸭成群”，猪槽牛槽上的“槽头兴旺”，麦屯上的“五谷丰登”，衣箱上的“金银满箱”，床帮上的“身体健康”，水缸上的“川流不息”，锅台上的“小心灯火”，厅堂里的“童言无忌”，还有两个重要的杂耍叫“出门见喜”，一个贴在正堂屋门口左边墙上，另一个贴在大门外正对的墙或者树上，因这两个都在外面，哥哥没让我写，怕我丢了人，其他的我都写了。

杀猪宰羊，杀鸡捉鸭，灌酒买酒，买油盐酱醋，我家这些事都是男人的事，是由爸爸和哥哥负责的，这些不劳我操心费神。

我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剁饺子馅。大年二十九整天，我要洗出葱、姜、蒜苗、萝卜，控水晾干，把猪屁股上的肉去皮，然后片成片，切碎，反复剁，剁成碎碎的肉泥，经姐姐检查验收合格后加入煮熟挤过水的萝卜、事先准备好的葱姜蒜，继续反复剁，我家的肉馅要求不但碎还要剁出粘性，往往比别人家的剁得时间长，累得我胳膊疼，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常常端到大门外让小朋友们品尝。我为此感到特别荣耀。剁饺子馅我一剁剁了十几年，剁出了经验，以至于现在从来不吃速冻饺子，觉得那馅少了许多刀工，少了许多味道。

一般小年后忙过这一周，大年三十一切准备停当，三十中午的团圆饭都要在十二点之前开始，新年的鞭炮也从中午开始燃放，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大红大绿的新年，火红火红的新年，忙忙碌碌的新年，像一贴中药，医治着我思乡的病，怀乡的疾病。



传承和发展。“本地梆”虽也适时应势融入了豫剧的大家庭，但它独有的漯河特色并没有因为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灭失，并且因为陆续有外地演员如张岫云、徐艳琴、安全凤、刘梅英等的融入和流动而更加个性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河南文化界开始研讨豫剧的流派，当时的戏剧理论家，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冯纪汉先生根据流传地域、演唱个性和演员、演唱特点而把豫剧归纳为“豫东”、“豫西”、“沙河”、“祥符”四大流派，并得到广大文化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至此，豫剧“四大流派”之说形成。而“沙河调”这个流派，就是因为活跃在沙河流域，最初由“本地梆”发展、演变，最终得名。

说了这么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其实都不重要，老百姓看重的是他们喜欢的戏和喜欢的演员。新中国成立前后，豫剧界所有的名角几乎都在漯河码头留下过足迹，民间艺术家常香玉大师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募款就曾在漯河义演，得到了漯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捐助。可见漯河这个地方不但爱戏、爱演员，更爱国。

戏给漯河带来了欢乐，戏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味道，所以，老百姓就给了戏和唱歌的人极高的礼遇。信阳的一个茶农，为安全凤先生的戏所迷，每年新茶上市都要专程来漯河请安全凤品尝，已历三代，从不中断。而刘法印自新中国成立前出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回漯河，街谈巷议的都是“宁看垫窝的光脊梁，不看xxxx(一个旦角演员)的花衣裳”；人们听说当年的“小垫窝”回来了，不少热心的观众夜里睡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演出时竟挤倒了戏院的院墙；当字幕上出现了他的艺名“垫窝”，或是在幕后叫声“来了”的内叫时，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漯河，以她丰厚的水润泽了戏的天籁之音，以她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戏剧的“名角大腕”，更以她的博爱、包容培植出了一朵属于豫剧的艺术奇葩——沙河调。

■采风专栏

谜一样的女子

●张玲

看到汪贝贝的第一眼，就被她深深的吸引。不是因为她的漂亮，也不是因为她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法人的身份。而是她脸上那抹羞涩的笑容，不施粉黛的素颜。看她微微蓬松的发质有一些凌乱，不时地用右手把刘海安抚在耳后，那份自然，那份洒脱，在我眼里正是她的魅力所在。

她真诚热情的邀请我们参观她的公司，耐心地讲解她的产品，脸上依旧带着那份羞涩的笑容。在展厅里，她拿起装果子的瓶子，把它托在手上，边侃侃而谈边熟练的反转瓶子，手上就像托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份喜悦那份自信映衬在脸上。我忍不住再一次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此之前，对她的经历并不了解，路上听老师们讲她的简介，心里冒出了诸多疑问和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她的身上又有怎样的故事？

接触多了，慢慢发现，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6岁离开家乡跟父母到新疆生活，大学毕业到漯河创业。从打工开始，肯干吃苦耐劳，她与别人最大的不同是，打工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着商机。2008年开始自己办公司，因为年轻轻信他人被人骗，企业倒闭，接着因为车祸痛失了最爱她的唯一的哥哥。在这一连串的打击面前，我无法想象，眼前这样一个柔弱女子是如何挺过来的。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应该说，她的生命发生了质的改变。痛失亲人的悲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使她更加拼命的努力。

改变命运的渴望，与她善良的天性使然，让她更加的勤奋与谦恭。与她接触的人，都被她执著的精神所感动，与她成为朋友，成为合作伙伴。由此，她的事业也开始腾飞，由东拼西凑的30万元起步，做到年销售额300万元，仅用一年时间，又翻了十倍，做到3000多万元。四年之后再翻上一番，到达6000多万元，再到如今的投资2个亿的新工厂建成。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正一步步的走上正轨，从小到大的，由弱到强。

我深信，以他们夫妇的人品，做事业的拼劲，好彩头公司会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好！

此刻，那个头发蓬松，带着羞涩笑容的汪贝贝又呈现在我眼前，依然没有老总的架子，正在洒脱地描述着他们美好的企业前景。身边是与她同甘共苦的先生，他们正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

●梅丹丽

赤橙黄绿青蓝紫，从五大洲飞来，它们都有鲜亮的颜色、丰满的姿态，太阳使它们强壮，雨露使它们纯洁，它们在各自的庄园里，做着遨游世界的梦，待我硕果累累，待我五光十色，待我在最美的年华，赴一场青春之约，愿以彩虹的模样，惊艳这个世界，愿以酸甜的味道，走进人们的心田，愿以大自然的馈赠，赠色你的生命，从智利到息县，从东北到漯河，哪怕千山万水，也阻挡不了追梦者的脚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雨历练过的颜色，每一道都是清甜。

漯河日报社文艺采风团
走进好彩头